



拉塞尔·赫尔曼·康维尔出生于 1843 年,1925 年去世,他曾被誉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美国人之一。在当了 15 年律师后,他成为了一名牧师。一天,有个年轻人来拜访他,并告诉他说自己很想上大学却付不起学费。于是,康维尔博士确定了自己一生的志向,他希望在有生之年,建立一所免学费的公立大学,面向所有学生。康维尔知道这是个很大的挑战,这至少需要几百万美元。但他决心已定,矢志不渝。

一次偶然的机会,康维尔听到了一个故事,并为其中的深刻寓意打动。故事是这样的:一位住在非洲的农夫,了解到了各地不断发现钻石的消息,便卖掉了自己的农场,走遍非洲大陆寻访价值连城的钻石。但他什么都没找到,最终破产,投河自杀了。与此同时,农场的新主人在农场中捡到了一颗山鸡蛋般大小闪闪发光的石头,出于好奇,他将这块石头装饰在了自己的斗篷上。一位访客看到这块石头后,震惊不已。他

一英亩钻石

◆ (美国)厄尔·南丁格尔 朱思(编译)

告诉这个农场的新主人,这块斗篷上的石头,是迄今为止被发现的最大的钻石。农场的新主人说:“什么?整个农场全都是大大小小的这种石头啊。”确实如他所说。这个遍布钻石的农场后来成为了举世闻名的金伯利钻石矿。农场的新主人就靠自己拥有的这几英亩的钻石,成了亿万富翁。

故事的寓意很丰富,康维尔有自己的理解。他说,财富不是仅靠奔走四方去发现的,它属于自己去挖掘的人、依靠自己土地的人,属

于相信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奇迹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一英亩钻石”,只要努力开发自己所属的那块领地,而不是去盲目探索其他所谓更富饶的牧场,就一定能得到它。康维尔博士以这个故事为基础,开始撰写一篇叫做“钻石宝藏”的著名的演讲稿。他无数次向众多观众讲述这个故事,通过演讲,他挣了很多钱,总共大约 700 万美元(相当于如今的 3 亿美元)。不过,他也因为过度辛劳,落下很多疾病。这些钱,他一分也

没有用于个人享受,而是用来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终于建成了一所大学,即如今坐落于宾夕法尼亚的坦普尔大学,这是一所穷孩子也能上得起的公立大学。

“一英亩钻石”的故事,依旧没有过时,它具有永恒的价值:机遇不是突然袭来的,它随时都在——我们只是缺少发现的眼睛。康维尔博士就是这个理念的亲身实践者。而且,比金伯利钻石更珍贵的,是康维尔博士那睿智的美丽心灵和博爱的伟大精神。

珍珠港的天使

◆ (美国)左伊拉·怀特 董晨晨(编译)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母亲作为第一批护士来到那里,进入了烧伤科病房。工作第一天,她就目睹了精神病医生精神失常的景象。那晚,她暗下决心,一定要尽己所能在这个混乱的世界生活下去。母亲用心学习各种护理常识,很快就成为最能干的护士。每天早晨,她都会作欢迎致词,并将准备好的一小瓶吗啡发给那些新来的伤员。每个伤员都有洁净的白色床单可以用,她告诉大家她会照顾他们,他们可以信赖她。伤员都很喜欢她,很多人都将她唤作天使。

母亲同时还要照顾截肢患者。新一批伤员被送来时均安排在病房的同一侧,为了给第二天到来的伤员腾出床位,他们当天就会全部接受手术。母亲说许多士兵是如此不安,几乎无法说出完整的句子。他们请求她不要让他们回到前线,但他们的身体情况一有好转,就会被派回去,而母亲也会在证明文件上签字。

有时,母亲需要给日本战俘送药,每次都有一个海军安保人员与她一同前往。战俘们会朝母亲吐口水,甚至去咬她。这时候警卫就会把枪塞在战俘嘴里,勒令他们安静,让他们吃药。有时候母亲太过劳累了,以至于站着就睡着了,手指却还下意识地扶着墙,慢慢地在往前走。彼时人们对创伤后应激障碍还没清晰的认识,我只知道生活里的她绝对不是个好妈妈,温柔、慈爱这样的字眼与她无关,但她的工作却让我不得不对她充满崇敬。

她说当时父亲是一名海军修建营成员,会开着一辆借来的吉普去野游。他叫上他的朋友,她也叫上和她一起工作的护士小姐妹,但他们没有一次成功出行过,因为在要走的时候,总有医务人员跑过来告诉她,又有一批伤员被送来了。

母亲说厄尼·派尔是她的朋友。作为历史上有名的战地记者之一,厄尼·派尔是许多军人心目中的英雄,曾亲身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被誉为“建立丰功伟业的美国普通士兵的代言人”,后于 1945 年在冲绳岛战役中阵亡。派尔来到珍珠港的时候,曾请母亲去军官俱乐部吃饭。很不巧,那天母亲生病了,虚弱到寸步难行的程度。没能赴约成了母亲无法释怀的心结。

母亲让勤务兵给大家派发冰激凌,冰激凌想吃多少都可以,这时候是病房里难得的快乐时光。她对每个人都很严格,要求他们谨遵医嘱。在她的照料下,许多士兵很快就能重返战场。她常给我们讲起一个年轻人的故事:那个人在第一次被送来救治时,就请求母亲不要让他回去。第二次被送来的时候,他非常想回家,但母亲还是让他返回了战场。当那个年轻人第三次被送来时,他是如此虚弱,以致很快就离开了人世。昨天是母亲 92 岁生日,她突然又讲起了这个故事,这个在她心中盘桓了五十年的故事。第一次,我看见母亲哭了,她说忘不了他的头歪在了她的怀里的那一刻,她被他们称为天使,却没能让他看到没有战争的“天堂”……

“最漂亮”的借口

◆ (美国)迪桑·希尔曼 庞启帆(编译)

彼得·帕特萨利迪斯是纽约市的一位成功商人。2001 年 9 月 10 日下午,彼得打电话给他的老婆海伦,告诉她有个重要的商业会议将于次日早上在他位于世贸中心北楼的办公室举行。因为事发突然,很多工作都没准备好,他和他的员工不得不连夜加班。这种事已不是第一次发生,所以彼得说他订了一个房间准备在那过夜,当晚将不回位于郊区的家的时候,他的老婆海伦没有怀疑什么。

可事情真是这样吗?彼得·帕特萨利迪斯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早上根本没什么紧急会议要开。这位成功的大商人给老婆打完电话后,马上就带着他 24 岁的漂亮女

秘书去饭店吃饭,吃完饭后两人去了纽约市北面的一座别墅。当然,进入别墅后大商人就关了手机。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早上,这个全世界人民都将永远记得的日子,彼得·帕特萨利迪斯打开了手机。马上,他的手机就疯狂响了起来。“彼得,你在哪儿?”他的老婆海伦大声问,语调慌乱惊恐。当全世界人民都在电视上看世贸中心北楼轰然倒地的时候,彼得·帕特萨利迪斯开始为自己辩解。“上帝替我作证,海伦!我没向你撒谎!”他咆哮道,“你居然怀疑我!你有毛病啊!我在哪儿?我在世贸中心的办公室里!”



■ 眼不见为净

(奥卡科夫斯基 以色列)



母爱的文化

◆ (美国)克拉克·艾丽丝 杜生梅(编译)

为外祖母送葬的那天,雨一直下个不停。我们的黑色外套上都蒙上了一层细密的雨丝,晶莹剔透,仿佛罩上了银色的帷幔。

祖母是 10 月去世的,刚好过完她的 80 寿诞。我们把她葬在了家族的小块墓地里,我母亲的墓恰好在她的前面。母亲是 42 岁时离开我们的。关于外祖母逝世的原因,医学证明书是这样写的:晚期肺癌引起呼吸衰竭。可我宁愿相信还有其他的原因促使外祖母离开了人世。尽管许多病痛折磨着她,但她最终还是死于孤独,死于真正的心碎。因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仍在不停地呼唤着我母亲的名字。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母亲与女儿的情感纽带总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作为女人,有时候我会偶然感悟到这种女人与女人的“母爱联系”,这种联系仿佛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代沟间女人们相信她们靠得越紧,保护能力就越强,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理就好了。

其实,在世家女人们的故事里总是刻印着分离与期盼,挫折与绝望的痕迹。我曾祖母艾达 36 岁时就带着 3 个孩子离开家乡洛杉矶,她与母亲在家门口道别后,来到了纽约,从此天各一方,永不相见。

外祖母迈拉则是个顽固而意志坚强的女人,她对孩子的爱是如此持久和疯狂,以致我母亲在接过她的电话后,会禁不住呼地一声放下电话,跑回自己房间放声大哭。而后,我母亲早年死于肺癌,留下两个易怒的十几岁的女儿。作为一个母亲,这是她在撒手人世之际,不忍接受而最

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外祖母常年随身携带一只鼓鼓囊囊的邦威特·泰勒牌的购物袋。她还保留着一张镶上木框的自己母亲的相片。那是个穿着黑色印花衣服的严肃女人,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我常嘲笑她在一个破烂不堪的纸袋里面拖曳着一张老女人的相片。每当这时,母亲总让我闭嘴,告诉我由她去吧。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了外祖母这一举动的深刻涵义,这个包对她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它是安全与幸福的象征,它就是母亲的化身。而妈妈是多么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她温柔地劝阻了女儿的嘲讽,默默表达着对年迈的母亲的忠诚。

至今,我仍珍藏着这些记忆,随着这些故事的娓娓道来,女人们的生活也在慢慢展开。当我们围坐在厨房的餐桌上或驾车远足时,这些温情诉说,默默地传达着女人们的母爱文化,这些文化中充满着艰辛与胜利,失落与再生的传奇经历。外祖母提到了她的母亲用极少的钱养活了 7 个孩子以及她自己如何通过艰苦的学习成为一个律师,而后来却发现居然没钱来应付考试的费用。妈妈也曾说过很多这样的故事。

32 岁时,我成了这个母亲链条中的唯一幸存者,在我经历过的众多事件中,极少事能令我如此孤独和无助,作为婚后十年未能怀孕的女人,再也没有谁留在世上来印证我脑子里关于这些“女人遗传母爱与文化”的记忆,我的未来没有人完整确切地听过这些故事,她们既不能加以补充,也不能指出我在某一细节

上的差错……

是现在——雨丝飘飞,我木然伫立在外祖母墓前,真该死,我突然有种想哭的感觉;最后一个也离去了!我意识到,我成了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终结者。但我没意识到我又成了一个新的开始,直到葬礼过后不到两个月时间,医生告知我已怀孕时,我才恍有所悟。

这次我没表示过分的惊讶。我用一种异乎寻常的镇静接受了这个事实。医生说我的怀孕真是件万幸的事,这是一次避孕的失败所致,但我却不以为然。随之而来的将是一阵忙乱,没有多少时间让我静静坐下来思索这个问题。这也可能是为什么数月来我没有注意到今年自己正思索力图沟通生与死的界限。我失去了我的家族所有的母亲,但我也将踏入母亲的行列中。这是一个抚慰心灵过程的延续,它将为明年的母亲节营造一个耐人寻味的转折点。

当做 B 超的医生告诉我胎儿是个女孩时,我失声大哭起来。我将如何保护她,又如何接受自己无能为力的事实?这个小生命的未来也是一位母亲吗?如此之类的惶惑时,每一次我都感到她在腹内的踢动暗示着她想独立的欲望。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欣喜与惶惑,恐惧与悲伤的情感在我的心头涌动……

当然,我不相信孩子的出生是一次偶然。也许在一个家庭中,母女之爱总是绝对而无可质疑的,她们的感情真空不会持续很久,也许,当最后一位母亲渐渐离去的时候,一个新的母亲正在孕育和诞生。



自己的卧室

◆ 尹玉生(编译)

经过多年的拼搏,史密斯一家终于从只有两个卧室的旧房搬迁到了有四个卧室的新房里。搬到新家不久,五岁的小儿子汤姆的小脸上就时不时地出现一丝忧郁。

这天,爷爷来到新家,很快从汤姆忧伤的表情里发现小家伙有心事,就关心地问:“汤姆,新家不好吗?”“新家很棒!”汤姆肯定地答道。“但我看你不太高兴,似乎有什么心事啊?”爷爷追问。“我是有点发愁,新家虽然很大,可卧室还是不够。”汤姆说。“原来你们家只有两个卧室,现在有四个卧室了,怎么还不够呢?”爷爷困惑不解。“你看吧,”汤姆解释道,“我有自己的卧室,姐姐安吉拉有她的卧室,哥哥杰米也有自己的卧室,只有可怜的妈妈还得挤在爸爸的卧室里。”